舜典補亡

尚書古文辨

古文尚書攷

尚書逸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舜典補亡

毛奇齡纂

本館據藝海珠塵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舜典補亡

清　毛奇齡纂　奇齡字大可．初名甡．字初晴．浙江蕭山人．康熙己未博學鴻儒．官翰林院檢討．有西河合集行世

舜典者、堯舜二典之一也．尚書有堯舜二典．出伏生壁中．謂之今文．漢太史令司馬談作本紀．時採其文．依次抄入紀中．已百年矣．及漢武天漢之末．有古文尚書出于孔壁．其子遷始就孔安國問學．將所古文攙入之．而以救李陵得罪．下之蠶室．至征和之初．又值巫蠱事發．古文經文僅藏祕府．而史遷則已見書序．不及見古文五十八篇之書．故五帝本紀．其所載堯舜二典．皆今文尚書中文．掇其詞而抄變之．所謂勦易舊文以成一家言者．並非古文．然而今文之節目次第．則顯然在也．其後孔傳行世．相傳亡舜典一篇．實不知何時所亡．而細檢其詞．則舜典尚存半篇．在堯典後．徒以編今文者脫去書序．誤與堯典連篇．謂但有堯典而無舜典．而其在古文則實亡舜典前截．未嘗全亡．而不曉舜典後截在堯典中．以致蕭齊建武間．吳人姚方興得舜典二十八字于大桁市．安攙之釐降二女之後．愼徵五典之前．以爲舜典不亡．而不知愼徵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尚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而世不知也．但今文堯典自當有舜典全篇．在放勳殂落之後．而晉後盛行古文．以爲古文五十八篇原包有今文二十八篇在內．不必單行今文．而于是今文之本．至六季盡亡．考漢晉儒者並不曉堯舜二典分劃何處．但稱虞書夏書爲虞夏書．以不知何者虞．何者夏也．稱堯典舜典爲堯舜典．以不解誰是堯

誰是舜也。至宋人劇攻古文。妄謂今文眞而古文僞。今文無舜典。誰敢云有舜典者。于是謂月正元日以後盡是堯典。則不通極矣。夫子百篇序。早分堯舜二典。而春秋戰國間諸書引經。凡稱堯典者。祇在愼徽五典以後。放勳殂落以前。如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類。而在月正元日後。則並無一語稱堯典者。則此眞舜典矣。況史記于古文。祇得百篇序。盡採之入本紀世家。而五十八篇之書。並不及一字。其所入者惟今文。而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雖史記引掇。皆不用原文。第襲其大略而勦易之。然蹤跡可見。是今文雖亡。而史記本紀則正今文之可據者。今較史記二帝紀。則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尙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舜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雖其詞與本經不同。皆勦易抄變。並非舊典。然大概可睹也。向思旁搜五帝遺載。散見諸稗官者。以實其說。而事涉不經。其文不雅馴。因盡刪去。仍祇存帝紀所有。及原註所幷及者。分列之以載于篇。

舜典

虞舜。名曰重華。此下皆史記帝舜紀文。

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于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

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

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

舜、冀州之人也。

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尚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負夏　孟子遷於負夏。就時者逐時。言趍候以營利也。然則舜又行估販矣。

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此與前復出。以採掇非一書也。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岳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此與堯典似同而實異者。後試舜五典百官節亦如之。

孟子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

舜居嬀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親戚。謂父瞽叟。後母弟象姊顓手等也。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孟子。皆稱舜都君以此。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爲築倉廩。予牛羊。

孟子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

孟子使舜完廩。捐階。瞽叟焚廩　通史。瞽叟使舜滌廩。舜告堯二女。二女曰。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

往。舜既登廩。得免去也。

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謂旁先營一可匿而出去之空也。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

孟子。使浚井。出從而掩之。通史。舜穿井。又告二女曰。二女曰。去汝裳衣龍工往。舜入井。瞽叟與象下土實。舜從他井出去也。

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庶幾。友愛。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

孟子。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文修飭。似原經文。

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自此至烈風雷雨不迷。皆重敘舜歷試諸難之事。與堯典文大同小異。在舊舜典文原自有此。故伏生之誤合爲一。與蕭齊二十八字之誤冠堯典。皆此故也。此但提愼徽五典句。而百揆四門以次見後。

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省闕案四字原脫。今補。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于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自昔高陽氏後至此。全襲左傳季文子使史克對宣公文。以解納于百揆百揆時序句。此解經。非經文也。後倣此。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

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四裔。以御螭魅。於是四門辟。言毋凶人也。自昔帝鴻氏至此。亦全襲左傳文。以解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句。

左傳。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此二句直與堯典同。

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

孟子。堯老而舜攝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

而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綜數語。起下二十二人之命。此亦史文。非經文。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此下皆舜典原文。而以史記文證之。

於是舜乃至於文祖。此下皆史記文。後倣此。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謀于四岳。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命十二牧諭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嘻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皐陶舜曰然往矣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曰棄黎民始饑（今文作祖饑故抄作始）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惟明能信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

汝諧。遂以朱虎熊熊爲佐。虞官名。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皆曰。伯夷。叔。舜曰。咨。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惟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稺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典樂亦官名。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宋蔡沈作尚書集傳。謂此十二字衍文。係益稷讓脫簡于此者。今史記有此文。至益稷讓則採入夏本紀中。以大禹卓陶益稷三讓皆是夏書。然仍有鳳皇來儀百獸率舞諸文。此僅兩出。非複出也。劉向校尚書。其脫簡者。祇酒誥召誥二篇。他無脫簡。見藝文志。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信。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之。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二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異。分北三苗。咸異、卽咸熙也。後世考功法有九異本此。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皐陶爲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爲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舜韶樂係禹所作。故大禹陳謨有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語。楚詞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功九歌。啓者。禹子也。致異物。鳳皇來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此一段史文。非經文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陟方。陟于方岳。言巡狩也。禮記。舜葬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此有明據者。宋人襲韓愈說。謂陟方卽升遐。言死也。則乃死二字贅矣。又或以陟字訓死。方乃死爲陟字之註。尤屬無理。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惟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此節史文。

尚書古文辨

朱彝尊撰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尚書古文辨

清　秀水朱彝尊錫鬯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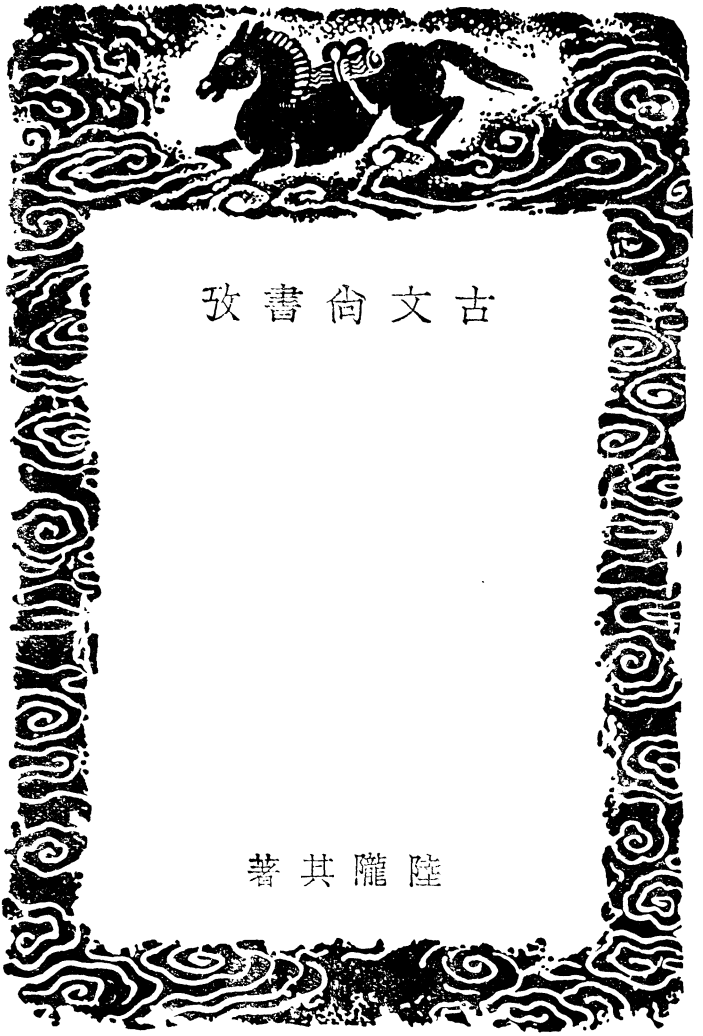
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考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禹貢泉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眞古文也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泰誓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故字卽以爲安國所傳亦悖疏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

以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盡固已乎。季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僞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僞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僞家古義。亦無異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僞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書。惟許愼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禋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河海爲水宗。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夏侯賈氏之說。則愼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考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然考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曼曹義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授蘇愉。愉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

孔書既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卽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冲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既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卽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卽位五十年升遐。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一百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卽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民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謐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幷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踊躍稱快者乎。于馬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汸梅鷟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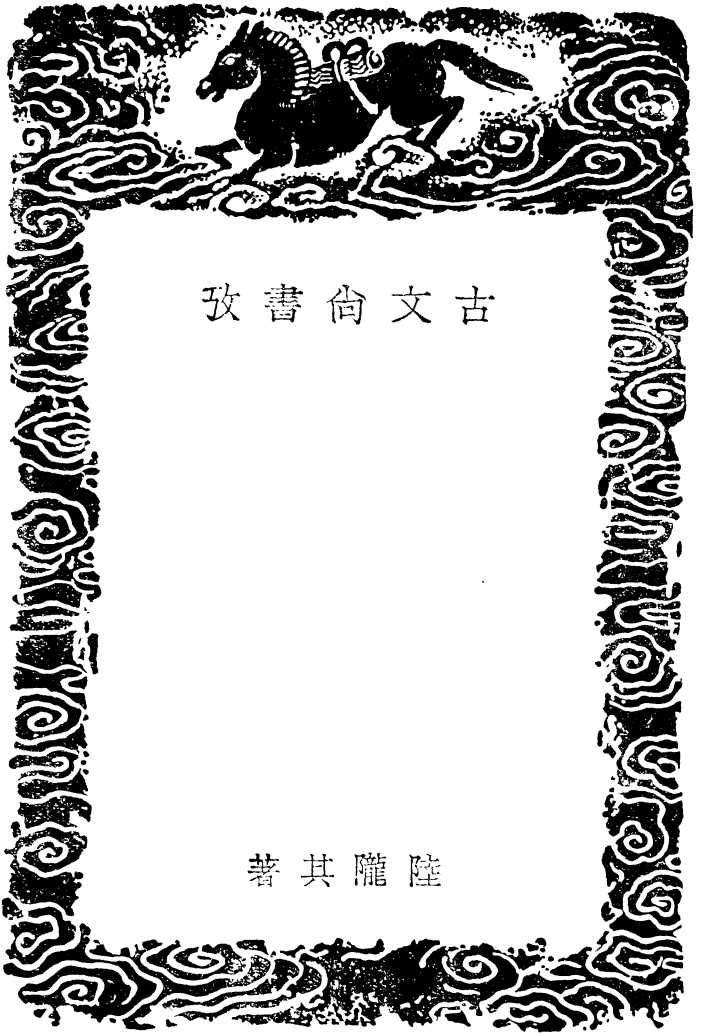
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而僞托孔傳者不知也。至于賄肅愼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餘駃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考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愼。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來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號。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駒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遜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贊易道以斁。八索。迪職。方以除九邱。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峋嶁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鼏鬲敦卣盤匜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漢志。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

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錄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甚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古文尚書攷

陸隴共著



古文尚書攷

陸隴共著

古文尚書考

清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經典釋文云伏生失其本經口誦二十九篇宣帝本始中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孔疏云武帝時孔臧與安國書曰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不知其有百篇也又云史記謂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馬融鄭元皆謂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幷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爲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俱謂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幷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

愚按據釋文則僞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外據孔疏則僞泰誓在二十九篇之內大抵釋文所云二十九篇是合書序言之孔疏則除序言之

又釋文云後漢書謂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按今馬鄭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疏云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

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元則于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僞書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汩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竝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竝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竝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註允征云。允征臣名。又註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云。征是三朡。又註旅獒云。獒讀曰毫。謂酋毫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汩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

文也。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愚按。據釋文。則馬鄭所註。並非古文。據孔疏。則馬鄭所註。止得古文之三十三篇。大抵釋文以其未見孔傳之全。故云並非古文。非謂三十三篇亦非古文也。又釋文于舜典。仍用王肅本。而孔疏則用姚方興所上本。今蔡傳從孔疏。

右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小異。要之。則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之全。又雜以僞泰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伏生記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文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作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于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只是周秦時低手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于安國所增二十五篇。梅賾姚方興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哉。至若近世有爲石經大學者。有爲子貢詩傳申公詩說者。彼徒見古文尚書晚出得傳。思僥倖欺世。孰知碱砆美玉不可同日而論也。

文也。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

愚按。據釋文。則馬鄭所註。並非古文。據孔疏。則馬鄭所註。止得古文之三十三篇。大抵釋文以其未見孔傳之全。故云並非古文。非謂三十三篇亦非古文也。又釋文于舜典。仍用王肅本。而孔疏則用姚方興所上本。今蔡傳從孔疏。

右據陸德明之經典釋文。孔穎達之書正義。其言雖小異。要之。則漢儒如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之徒。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古文尚書之全。又雜以僞泰誓。直至東晉此書方出。是以朱子亦嘗疑之。謂不應伏生記得者皆難讀。凡易讀者皆古文。然命蔡沈作書傳。卒主古文尚書。又嘗謂門人輔廣曰。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作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爲難曉耳。則是朱子于古文尚書。固終信之。而不敢疑也。惟書小序。則斷以爲非孔子筆。只是周秦時低手人作。又云。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而于安國所增二十五篇。梅賾姚方興所傳。則固與伏生之書並尊。不敢以張霸之徒例之也。學者無以其晚出而疑之哉。至若近世有爲石經大學者。有爲子貢詩傳申公詩說者。彼徒見古文尚書晚出得傳。思僥倖欺世。孰知碱砆美玉不可同日而論也。

尚書逸文

江聲撰集
孫星衍補訂

本館據岱南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尚書逸文敘

賜進士及第刑部郎中前翰林院編修孫星衍撰

全書燬于秦。逸書亡于晉。經傳諸子所引尚書。自秦已前。則百篇之文。自漢已來。則逸十六篇之文也。漢儒親見百篇之書。惟伏生一人而已。其抱百篇壁藏時。蓋孰誦文義。漢定所得書。雖止廿八篇。以授鼂錯。及教齊魯之間。而大傳所引九共帝告大誓之語。皆在百篇。或不能記其全文。則逸其義。衞宏所云使其女傳言教錯。又云錯略以意屬讀者。蓋謂大傳。即藝文志所載傳四十一篇。是眞伏生口授之文也。婁敬在秦漢之間。曾見百篇之書。故稱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其文在大誓。是時太誓未出于屋壁。婁敬自奉時見之。若司馬遷作史記。引湯征之文。王莽時。羣臣引書逸嘉禾篇。皆不在十六篇中。亦非親見百篇之書。或得之于諸子傳說矣。趙岐注孟子。稱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按書序實止百篇。依尚書緯云。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岐蓋兼中候言之。然則墨子所引禹誓及湯之官刑。豈即百篇外之逸篇與。漢武末。僅得大誓一篇。與廿八篇俱立于學官。而中下二篇未得。今春

秋內外傳管墨荀孟所引大誓皆在馬鄭所注大誓之外禮記引大誓予克紂非予武之文鄭氏注云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蓋謂亡失之二篇也馬季長反据以疑上篇之僞何其謬哉廿九篇之文三家傳授既有異同亦或脫誤按左傳引盤庚惡之易也引康誥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尚書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酒誥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引無佚厥兆天子爵白虎通亦以爲無逸之詞今檢諸篇並無是語蓋不盡僞孔刪之楊雄稱酒誥之文俄空焉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劉歆云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又云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左傳大傳白虎通所引豈在古今文脫簡與孔壁古文据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見顏師古注藝文志家語云孔臚所藏家語爲王肅僞書不足取獨怪鮒藏書時不以百篇而僅以五十八篇蓋亦秦火之餘非全經矣孔安國既獻古文藏于中祕司馬遷班固劉向劉歆咸得見之或以史記不用十六篇之文爲疑不知書序亦出孔壁遷既用之矣其不用古文者以無師授不盡通其訓詁故盤庚大誥諸篇爲三家經文遷亦罕我其洋焉鄭生于比數書無多義言古人未有不知而作者且漢魏諸儒既多從孔安國傳學又見杜林

漆書。終不爲古文作注。豈以中古文不得見。或絕無師說。或不通科斗文字。或古文在漢時已有殘缺與。咸有壹德在十六篇。而鄭氏注緇衣云。今亡。則鄭雖受古文于張恭祖。亦有不見之篇也。隋志稱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間。考其篇目。似孔子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又載徐邈撰古文尚書音一卷。又云晉世祕府所藏。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蓋因劉注徐音。或皆不附經文。遂謂無傳也。東晉梅賾上僞古文。頗采錄經傳。依于誼理。以售其欺世之術。然其書僅取內外傳。而于荀墨多所遺。不用說文。由不識篆籀。是可證其見聞之陋。又出張霸下矣。今錄尚書逸文。兼用各書注義。釐爲上下卷。附于廿九篇書之後。其有篇名可按。列于前。無篇名而稱虞書若夏商周書者。次之。但稱尚書者。又次之。不稱尚書而注義疑爲逸書。與文似尚書者。附焉。吾友江處士聲創例于前。搜輯之功。十得八九。非予所敢襲美。故先著江名。惟江亦有疏失。其引孟子號泣于旻天。誤以公明高于父母之言爲木經。引左傳。遺周書居安思危。引說文虞書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欋、澤行乘軏、爲古尚書說。不知河渠書亦以爲夏書本文。又以韓非引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者惑也。爲與淮南所引下言者上用之文相反。不知韓非譏周書以爲惑也。又說文引虞書洪水浩浩。卽約舉湯湯洪水浩浩滔天之文。說文云。榗、木

也。夏書曰。竹箭如榦。蓋言榦讀如禹貢竹箭之箭。春秋繁露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即坊記所引厥辟不辟忝厥祖異文。漢書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即用洪範之義。江皆重復列之。今悉更正。愚者之慮。庶幾可擇焉。予校訂尚書馬鄭注。蓋本王氏應麟之書。證以閻惠甫君之說。參之王光祿鳴盛江處士聲之著述。又質疑于王侍御念孫。復有張太史燮、章孝廉宗源、助予討論。幸同志之不孤。猶冀來者之補其漏略也。始欲爲尚書作年表。念共和已前甲子無可依據。邵雍等徒取之竹書紀年。紀年本起夏殷。今起黃帝。益爲僞書。且春秋緯言三百年斗歷改憲。後人推三伐以前甲子。徒以弦望交食知之。殊不可信。故不作表。其古今文傳經表。則江處士已著于篇。亦不別撰。惟作篇目表。使覽者知馬鄭篇第之合于古。而僞孔書五十八篇。固非藝文志所爲五十七篇也。乾隆六十年。歲陽在旃蒙。陰在單閼。其月斗指卯。辰二晉之間。日值丙戌。撰于都門之孫公園寓邸。

也。夏書曰。竹箭如榦。蓋言榦讀如禹貢竹箭之箭。春秋繁露引書曰。厥辟不辟去厥祇。即坊記所引厥辟不辟忝厥祖異文。漢書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即用洪範之義。江皆重復列之。今悉更正。愚者之慮。庶幾可擇焉。予校訂尚書馬鄭注。蓋本王氏應麟之書。證以閻惠甫君之說。參之王光祿鳴盛江處士聲之著述。又質疑于王侍御念孫。復有張太史燮、章孝廉宗源、助予討論。幸同志之不孤。猶冀來者之補其漏略也。始欲爲尚書作年表。念共和已前甲子無可依據。邵雍等徒取之竹書紀年。紀年本起夏殷。今起黃帝。益爲僞書。且春秋緯言三百年斗歷改憲。後人推三伐以前甲子。徒以弦望交食知之。殊不可信。故不作表。其古今文傳經表。則江處士已著于篇。亦不別撰。惟作篇目表。使覽者知馬鄭篇第之合于古。而僞孔書五十八篇。固非藝文志所爲五十七篇也。乾隆六十年。歲陽在旃蒙。陰在單閼。其月斗指卯。辰二晉之間。日值丙戌。撰于都門之孫公園寓邸。

武觀曰。按武觀卽五子。是此文爲五子之歌。乃當爲子。莧疑兒字假音。江聲本作章。聞於大云。大當爲天。按善本墨子正作天。

〔允〕征　孔壁古文有　虞夏書　夏書

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堯典正義云。鄭注禹貢引〔允〕征云。郭璞注爾雅。引逸書曰。釗我周王。江聲云。周當爲君。篆文相似之誤。按鄭注禮記云。忠信爲周。則周王猶云平王寧王也。

帝告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施章乃服明上下。尚書大傳帝告引書曰。

湯征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亟之。無有攸赦。史記殷本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案孔壁古文無此篇。司馬遷蓋本諸子所引。

葛伯仇餉。〔注〕趙岐曰。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葛、夏諸侯。嬴姓之國。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

武觀曰。按武觀卽五子。是此文爲五子之歌。乃當爲子。莧疑兒字假音。江聲本作章。聞於大云。大當爲天。按善本墨子正作天。

〔允〕征　孔壁古文有　虞夏書　夏書

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堯典正義云。鄭注禹貢引〔允〕征云。郭璞注爾雅。引逸書曰。釗我周王。江聲云。周當爲君。篆文相似之誤。按鄭注禮記云。忠信爲周。則周王猶云平王寧王也。

帝告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施章乃服明上下。尚書大傳帝告引書曰。

湯征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亟之。無有攸赦。史記殷本紀。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作湯征。案孔壁古文無此篇。司馬遷蓋本諸子所引。

葛伯仇餉。〔注〕趙岐曰。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葛、夏諸侯。嬴姓之國。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

夏禮故用(元)牡皇大后君也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有罪不敢赦(注)包咸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注)何晏曰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注)孔安國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篇引湯說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周語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韋昭曰湯誓尙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仲虺之誥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我聞有夏人矯天命於下帝式是憎用爽厥師　墨子非命篇引仲虺之告曰上篇作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中篇作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江聲曰式用也爽當爲喪聲之誤也星衍曰用爲襲亦聲之誤式爲伐厥爲闕字之誤布命於下下篇脫二字

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荀子堯問篇吳起引申鳴之誥曰呂氏春秋驕恣篇李悝曰楚莊王曰仲虺有言不務說之曰諸

侯之德。能自湯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襄三十年。鄭子皮引仲虺之志云。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湯誥 孔壁古文有。今在史記。 商書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 女毋我怨。史記殷本紀。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咸有壹德 孔壁古文有 商書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記緇衣篇引尹吉曰。〔注〕鄭曰。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

侯之德。能自湯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

亂者取之。亡者侮之。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襄三十年。鄭子皮引仲虺之志云。宣十二年。隨武子曰。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

湯誥 孔壁古文有。今在史記。 商書

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 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徐廣曰之一作政 女毋我怨。史記殷本紀。湯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

咸有壹德 孔壁古文有 商書

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禮記緇衣篇引尹吉曰。〔注〕鄭曰。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注〕趙岐曰。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同上。

載孚在亳。征自三嚮。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云。

太甲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緇衣篇引太甲曰。〔注〕鄭曰。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同上。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篇引太甲曰。〔注〕鄭曰。越之言、蹶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蹶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孟子萬章篇引伊訓曰。〔注〕趙岐曰。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同上。

載孚在亳。征自三嚮。堯典正義引鄭注典寶引伊訓云。

太甲 孔壁古文無 商書

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禮記緇衣篇引太甲曰。〔注〕鄭曰。太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君。不能以相安。同上。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禮記緇衣篇引太甲曰。〔注〕鄭曰。越之言、蹶也。厥、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蹶女之政教以自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

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注〕韋昭曰。類。善也。茲。此也。楚語。白公曰。武丁於是作書曰。注賈逵云。書說命也。昭曰。非也。其時未得傳說。曰若金。用女作礪。〔注〕韋昭曰。使磨礪已也。若津水。用女作舟。〔注〕韋昭曰。喻遭津水。若天旱。用女作霖雨。〔注〕韋昭曰。天旱。自比苗稼也。三日以上爲霖。啓乃心。沃朕心。〔注〕韋昭曰。啓。開也。以賢者之心比霖雨也。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注〕韋昭曰。以藥喻忠言也。瞑。眩頓瞀攻已急也。瘳。愈也。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注〕韋昭曰。以失道比徒跣而不視地。必傷也。楚語。白公曰。昔武丁能獲其德垂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爲三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見上。按如是已下廿九字。是白公子張語。故不錄。孟子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趙岐曰。書逸篇也。念終始典于學。禮記文王世子篇引兌命曰。學記同。〔注〕鄭曰。兌當爲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禮義之府。禮記文王世子注。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禮記學記注。

學學半。禮記學記篇引兌命曰。〔注〕鄭曰。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同上。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注〕鄭曰。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同上。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篇引兌命曰。〔注〕鄭曰。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愼言語也。惟甲胄起兵。當愼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同上。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禮記緇衣篇引兌命曰。〔注〕鄭曰。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同上。

學學半。禮記學記篇引兌命曰。〔注〕鄭曰。言學人乃益己之學半。同上。

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注〕鄭曰。敬孫、敬道孫業也。敏、疾也。厥、其也。學者務及時而疾其所修之業。乃來。同上。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禮記緇衣篇引兌命曰。〔注〕鄭曰。兌當爲說。謂殷高宗之臣傅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愼言語也。惟甲胄起兵。當愼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同上。

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禮記緇衣篇引兌命曰。〔注〕鄭曰。惡德、無恒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立以爲正。言放傚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也。純或爲煩。同上。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注〕趙岐曰。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同上。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泰誓曰。〔注〕杜預曰。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同上。又曰。逸書。昭元年引同又注。

韋昭曰。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周語引同。又注。鄭語引同。

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引泰誓故曰。〔注〕韋昭曰。泰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同上。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墨子兼愛篇引泰誓曰。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記緇衣篇引大誓曰。〔注〕鄭曰。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泰誓曰。〔注〕趙岐曰。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同上。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襄三十一年左傳引泰誓曰。〔注〕杜預曰。今尚書大誓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同上。又曰。逸書。昭元年引同又注。

韋昭曰。今周書大誓無此言。其散亡乎。周語引同。又注。鄭語引同。

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周語引泰誓故曰。〔注〕韋昭曰。泰誓。伐紂之誓也。故。故事也。朕、武王自謂也。協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夢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同上。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墨子兼愛篇引泰誓曰。

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禮記緇衣篇引大誓曰。〔注〕鄭曰。大誓。尚書篇名也。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

武成（孔壁古文有）　周書

維一月壬辰旁死霸〔注〕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同上）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祀也馘截耳曰馘同上）

嘉禾（孔壁古文無）　周書

周公奉圖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曰）

康誥　周書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僖十三年左傳引康誥曰　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武成（孔壁古文有）　周書

維一月壬辰旁死霸〔注〕孟康曰月二日以往月魄死故言死魄魄、月質也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師古曰今文尚書之辭劉殺也同上）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己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祀也馘截耳曰馘同上）

嘉禾（孔壁古文無）　周書

周公奉圖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引書逸嘉禾篇曰）

康誥　周書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僖十三年左傳引康誥曰　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記緇衣篇引君陳曰。〔注〕鄭曰。克、能也。由、用也。同上。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禮記緇衣篇引君陳曰。〔注〕鄭曰。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同上。

君雅　孔壁古文無　周書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篇引君雅曰。〔注〕鄭曰。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同上。

蔡仲之命　孔壁古文無　周書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巷閒王室。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注〕杜預曰。胡、蔡仲名。同上。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記緇衣篇引君陳曰。〔注〕鄭曰。克、能也。由、用也。同上。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禮記緇衣篇引君陳曰。〔注〕鄭曰。自、由也。師、庶、皆衆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衆之所謀度。衆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同上。

君雅　孔壁古文無　周書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篇引君雅曰。〔注〕鄭曰。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怨天。言民恒多怨。爲其君難。同上。

蔡仲之命　孔壁古文無　周書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巷閒王室。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注〕杜預曰。胡、蔡仲名。同上。

怨匹曰逑。說文走部引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

眊、耄字从此。說文。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

虞夏書　夏書

禹七年水。墨子七患篇引夏書曰。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注〕裴駰曰、徐廣曰。橋、音近遙反。一作權。權、直轅車也。音巳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橇。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同上。

皐陶邁種德。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夏書逸書也。稱皐陶能勉種德。邁、勉也。同上。

昏、墨、賊、殺。昭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逸書。三者皆死刑。同上。

怨匹曰逑。說文走部引虞書曰旁逑孱功。又曰。

眊、耄字从此。說文。眊。目少精也。虞書耄字从此。

虞夏書　夏書

禹七年水。墨子七患篇引夏書曰。

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史記河渠書引夏書曰。〔注〕裴駰曰、徐廣曰。橋、音近遙反。一作權。權、直轅車也。音巳足反。尸子曰。山行乘樏。音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楯。行險以橇。行沙以軌。又曰。乘風車。音去喬反。同上。

皐陶邁種德。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夏書逸書也。稱皐陶能勉種德。邁、勉也。同上。

昏、墨、賊、殺。昭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逸書。三者皆死刑。同上。

則督之以威刑。同上。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哀十八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志。後用龜也。同上。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周語引夏書有之曰。〔注〕韋昭曰。夏書逸書也。元、善也。后、君也。戴、奉也。邦、國也。同上。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晉語引夏書有之曰。〔注〕韋昭曰。三失、三失人也。明、著也。不見、未形也。同上。成十六年左傳引夏書怨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杜預注。逸書也。不見、細微也。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周語引夏書有之曰。〔注〕韋昭曰。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者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同上。

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襄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逸書。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

官師相規。〔注〕杜預曰。官師。大夫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注〕杜預曰。所謂獻藝。同上。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嚳夫馳。庶人走。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樂師。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同上。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哀六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注〕杜預曰。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同上。正義曰。賞服孫杜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案肅注書多與僞孔相合。不足信。或以夏書終五子之歌。不應言夏桀之事。然洪範周書傳記。或以爲商書。則此或是商書。以其述夏事。古人遂謂夏書。未可知也。

商書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引書曰。〔注〕楊倞曰。書伊訓也。同上。按唐世伊訓已亡。不知楊倞何所本而云然。不敢遽信其言。故附此。

官師相規。〔注〕杜預曰。官師。大夫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注〕杜預曰。所謂獻藝。同上。

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嚳夫馳。庶人走。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瞽、樂師。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同上。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哀六年左傳引夏書曰。〔注〕杜預曰。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注〕杜預曰。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同上。正義曰。賞服孫杜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也。案肅注書多與僞孔相合。不足信。或以夏書終五子之歌。不應言夏桀之事。然洪範周書傳記。或以爲商書。則此或是商書。以其述夏事。古人遂謂夏書。未可知也。

商書

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引書曰。〔注〕楊倞曰。書伊訓也。同上。按唐世伊訓已亡。不知楊倞何所本而云然。不敢遽信其言。故附此。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疑周書〔注〕趙岐曰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同上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堯篇曰〔注〕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同上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說苑君道篇引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江聲曰論語堯曰篇不稱書曰據墨子說苑皆尚書文矣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注〕杜預曰逸書同上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五年左傳引周書曰〔注〕杜預曰周書逸書同上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杜預曰馨香之遠聞同上云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緊物〔注〕杜預曰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同上云又曰

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疑周書〔注〕趙岐曰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同上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堯篇曰〔注〕孔安國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同上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說苑君道篇引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江聲曰論語堯曰篇不稱書曰據墨子說苑皆尚書文矣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襄三十一年左傳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注〕杜預曰逸書同上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五年左傳引周書曰〔注〕杜預曰周書逸書同上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杜預曰馨香之遠聞同上云又曰

民不易物惟德緊物〔注〕杜預曰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同上云又曰

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注〕高誘曰周書周公所作畜好同上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注〕呂氏春秋愼大篇引周書曰〔注〕高誘曰周書周文公所作同上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淮南覽冥訓引周書曰〔注〕高誘曰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爲本同上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淮南氾論訓引周書有言曰韓子說林引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注〕高誘曰用可否相濟也同上

必參而伍之史記蒙恬列傳恬引周書曰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史記貨殖列傳引周書曰

欲起無先史記楚世家周武公引周書曰

前車覆後車戒說苑善說篇引周書曰

以左道事君者誅。漢書王商傳引周書曰。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漢書陳湯傳引周書曰。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後漢書楊震傳引周書曰。

逸書

居安思危。襄十一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同上。

聖有謀勳。明徵定保。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同上。

聖作則。昭六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則、法也。同上。

欲敗度。縱敗禮。昭十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同上。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論語爲政篇引書云。〔注〕包咸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

以左道事君者誅。漢書王商傳引周書曰。

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漢書陳湯傳引周書曰。

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後漢書楊震傳引周書曰。

逸書

居安思危。襄十一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同上。

聖有謀勳。明徵定保。襄二十一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同上。

聖作則。昭六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則、法也。同上。

欲敗度。縱敗禮。昭十年左傳引書曰。〔注〕杜預曰。逸書。同上。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論語爲政篇引書云。〔注〕包咸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語云。書有之曰。〔注〕韋昭曰。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同上。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語引書曰。〔注〕韋昭曰。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同上。

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引書曰。

德幾無小。呂氏春秋報更篇引書。墨子明鬼篇云。禽艾之道之曰。得磯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韓非外儲說引書曰。

紳之束之。

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同前。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戰國策五卷引書云。

去邪無疑。任賢勿貳。戰國策十九卷引書云。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周語云。書有之曰。〔注〕韋昭曰。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同上。

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周語引書曰。〔注〕韋昭曰。書、逸書。民可近。可以恩意近也。不可上。不可高上上、陵也。同上。

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引書曰。

德幾無小。呂氏春秋報更篇引書。墨子明鬼篇云。禽艾之道之曰。得磯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韓非外儲說引書曰。

紳之束之。

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同前。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戰國策五卷引書云。

去邪無疑。任賢勿貳。戰國策十九卷引書云。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注〕趙岐曰、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饔、備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而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敍、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允〕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同前、

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注〕趙岐曰、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爲舜死矣、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注〕趙岐曰、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注〕趙岐曰、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注〕趙岐曰、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

陶思君爾。忸怩。〔注〕趙岐曰。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注〕趙岐曰。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孟子萬章篇。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注〕趙岐曰。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同前。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何晏曰。〔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咸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論語堯曰篇。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注〕趙岐曰。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贏窮。德恩惠之德也。孟子滕文公篇。

陶思君爾。忸怩。〔注〕趙岐曰。象見舜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注〕趙岐曰。茲。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孟子萬章篇。

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注〕趙岐曰。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者。實親親之恩也。此常常已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同前。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注〕何晏曰。〔歷〕數。謂列次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注〕包咸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論語堯曰篇。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注〕趙岐曰。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其小民放僻邪侈。故勞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從而振其贏窮。德恩惠之德也。孟子滕文公篇。

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鈞。墨子尙同篇引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按墨子引惟曰出好與戎云。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引呂刑。亦以爲先王之書。則此所引豎年相年。或卽脅文。并在百篇之中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舜典補亡及其他三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五三六四

徐